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戴溪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
版叢書墨海金壺及經苑皆收
有此書墨海經苑覆自聚珍故
據聚珍本排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記詩讀塾家氏呂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大

撰者

戴

溪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〇〇八上

滬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一

周南

鄘

鄭

唐

檜

卷二

小雅

卷三

大雅

商頌

周頌

魯頌

召南 衛 齊 秦 曹

邶 王 魏 陳 幽

臣等謹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以祖謙取毛鄭爲宗折衷衆說

于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之微旨。詞外之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其中如謂標梅爲父母之擇壻。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謂侵陵。皆平正通達。卓然有見。其他得風人之旨者亦多。實說詩家之善本。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竝云三卷。朱彝尊經義攷。則云未見。今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謹綴輯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缺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矣。溪字肖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尙書。華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事詳宋史儒林傳。黃震日抄所稱岷隱。其號也。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光因溪子桷刊父書而作序。不應誤稱其父字。或溪有二字也。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于此書亦見一斑云。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余集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

宋 戴溪 撰

讀周南

關雎、詩人述后妃之意而作也。后妃有感于關雎，思得嬪御之淑者以配君子，方求之未得，寤寐在念，通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雉鳴和而有別，荇菜柔而深長，故因興以爲比。

葛覃與關雎同首，章言時序之變。葛生于谷，鳥鳴于木，覩物而有感焉。次章言葛覃，重女功之本也。是葛也，其葉莫莫然蔽翳，可以刈藁爲絺綌，儻得而服之，雖終身不厭棄也。末章動歸寧之心，告師氏而言歸，有當澣之衣，有不當澣之衣，其齋裝簡儉，不以富貴入父母之家，可知也。此詩不獨見后妃之務本，刈藁爲絺綌，見其勤勞，服之無數，見其長久，言告師氏，見其守禮，害澣害否，見其簡易，歸寧父母，又見其念親之孝也。

卷耳，同前。此詩或言婦人不當與聞外事，夫與聞外事，不可也。知臣下之勤勞，默形諷詠，以相其君之不及，是亦內助之意也。當文王之時，王室如燬，四方之臣奔走王事者多矣，采卷耳而不盈者，有所懷也。其

所懷何也。懷賢人與吾君共治國事者也。始也置之周行。今焉使之行役。登陟之勞。僕馬之倦。可念也。姑酌酒以安慰之乎。庶其不永懷。不永傷。知其勞有時而息也。雖然。行役之勞。切于其身。欲以空言勞苦之難矣。故曰。我姑酌彼姑。且如是云爾。末章言僕痛馬瘡。其病已甚。不復云云。爲之嗟歎而已矣。婦人宴安于內。不知勞苦。謂其非所經歷也。今后妃知臣下行役之勞。如身親之。可不謂賢乎。此詩多言彼我。曰我懷人。曰我僕我馬。用見國家休戚。內外同之。君父也。后妃母也。其臣子則一而已矣。

樛木。媵妾作也。地中生木。其卦曰升。樛曲下逮。木罕有也。妻子好合。則父母樂。媵妾不爭。則室家樂。后妃有逮下之德。而君子享福履之樂。蓋安則樂。樂則福。自然之理也。

螽斯亦媵妾作也。觀詩人之意。以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宜爾子孫。猶今人言宜子之宜。雖有庶子庶孫。以正嫡言之。皆后妃之子孫也。〔案〕黃震訓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節取戴溪說。見黃氏日抄。

桃之夭夭。有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家室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后妃之貴。能敬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

兔置。國人作也。趕趕武夫。無與于后妃之化。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賢人衆多若此也。獵夫。賤役也。暴悍志得而已。今兔置肅然嚴整無譁。中遼。猶有人也。中林。無人之地。肅然如一。其敬可知也。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肅肅兔置。實似之。以武夫而爲干城。固常理

也以武夫而見親厚于其君。倚之爲腹心。非精誠者亦不能也。曰季識冀缺。郭林宗識茅容。詩人識兔置之夫。皆賢人也。

采芣。國之婦人作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和平。婦人皆樂于有子。采采芣芣。凡六言之。采取收拾。執衽攬裾。其同輩相樂。一時嬉戲。尙可想也。〔案〕毛傳以芣芣宜懷妊。王質辨其非可治妊。蓋取以療疾。黃震日抄謂不必論采之何用。惟戴氏所云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得其氣象。

漢廣。採于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蓂。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于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使人望而畏之。男子能自克于禮。亦賢矣。

汝墳。採于汝墳之國而得之也。遵汝墳而取薪。意不在薪。望君子而不得見也。其未得見也。惄然如朝飢。憤憤然也。想其既得見也。必不我棄矣。已而又歎曰。王室如燬。期會迫促。道途之勞。可想也。雖曰勞苦。然父母之國甚邇。必將有以慰安之矣。周南之詩。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不如是。不足以見文王之化。此三分天下所以有其二也。〔案〕汝墳後當次麟趾。今缺。

讀召南

鵲巢爲諸侯夫人作也。不必有主名。當時諸侯昏姻以禮。被文王之化者多矣。鵲營巢而鳩居之。取其享已成之業。非謂其德如鳩也。備禮以送迎之。成之爲夫人也。

采蘋爲夫人作也。天地之物。苟可薦者。莫不以祭。獨蘋蘩藇藻之菜。生于沼沚澗谷之間。采取以薦。婦人事也。其未祭也。采取以備。其將祭也。敬飾以待。其既祭也。慕戀以思。國家之事。無大于此。夫人之職。無過于此矣。

草蟲爲世婦作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以禮自防。警懼者終其身。君子行役。婦人獨居。覩物思懼。始也。其心忡忡然。終也。至于悲傷。已而自解曰。未見之初。惟懼一毫有失。不當其夫之意。或得見而遇焉。則吾心釋然且喜且平矣。采蘋采薇。簡儉之意可知也。〔案〕草蟲後當次采蘋。今缺。

甘棠召南國人作也。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陰之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于不擾也。然簡儉平易之意。猶可想見。所謂淡而不厭也。〔案〕黃震日抄節引召伯行省四語。謂較鄭箋爲勝。且與晦菴朱子。雪山王質。華谷嚴粲俱合。

行露之聽訟。不若漢廣之無訟也。此詩貞女作也。強暴之男。有強委禽者。女家不從。故誣而訟之。其意曰。厭浥行露。沾濡不覺。久而後濕。今也思患豫防。不敢早夜以行。其自防若此。強暴之男。乃爾與獄何耶。汝謂男子。我自謂也。聽訟之道。以證驗爲是非。雀能穿屋。誰謂其無角。鼠能穿墻。誰謂其無牙。信而有徵也。女子以柔弱之資。辨有徵之獄。非有司聽訟之明。誣枉者可勝數哉。列女傳載。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鄆。

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不往。故作行露之詩。〔案〕王質云。暴男饑貞女。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黃震曰。抄謂以戴氏所記合之。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

羔羊。國人美其大夫而作也。以羔羊爲裘。以素絲爲縫。其簡儉可知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職事整暇。心志寧謐。門無私謁。出無躁競。此之謂正直矣。退食者。委蛇。行役者。不追。各守其職也。

殷其雷。大夫之妻作也。聞殷雷而念君子。鶴鳴于垤之意也。何斯遠斯。言何事而遠去此也。閨闔之中。不知行役之由。惟見其奔走不敢遑息。無丁寧顧戀之意。賢矣。然信厚君子。奔走上命。盡瘁畢事。必能念其室家而亟歸。蓋君臣夫婦。人倫一也。信厚之人。可恃以無怨也。不然。蕩而不亟返者多矣。

標有梅。求我庶士。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

〔案〕此篇在永樂大典所缺卷內。今據黃震曰抄所引補入。震云。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不如岷隱說爲善。

小星。庶妾作也。肅肅非疾貌。恭謹不懈之意也。抱衾與櫬。早夜在公。蓋持被入直。非進御于君也。庶妾入直。視命秩者貴賤不同。不敢怨嗟。實知其命有不同故也。夫妃嬪以降。皆有等差。庶妾賤矣。不安命秩。至于上僭。則夫人失位。今貴賤既明。內治不失職。夫人之化也。

江有汜。媵作也。夫水有大必有細。同一源也。寧有嫡而無媵乎。不我以。不我與。非有勤勞之事。正謂置之。于無所與事之地。藐然而不顧之也。已而自寬釋曰。今雖若是。然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不必過爲戚戚也。善自寬釋。無所怨尤。〔案〕黃震曰抄云。諸家皆泥序文。此說得之。爲媵若此。可以爲美矣。〔案〕江有汜後當次野有死麕。今缺。

何彼懷矣。國人作也。二南皆文王詩。獨此詩稱王姬。文王不稱王。知其爲武王女也。謂文王爲平王。稱其德。則齊侯亦非姜氏之齊。齊與平皆以德稱。可也。然左氏傳云。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暮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歸呂。伋伋之子乎。曷不肅雝。言王姬車馬之行。孰不肅然以整。雍然以和。不以富貴陵其道路之人。則王姬之德可知也。以絲緡爲綸而得魚。猶以禮爲媒而得妻也。

騶虞。國人作也。草方萌芽。遂以蒐田。無蹂踐之患。田有五犯。一發遽止。備禮不殺。又何其仁也。仁心感人。見者嘆息曰。吁嗟乎。此騶虞之德也。盛矣哉。

讀邶風

柏舟。仁人與小人同朝。仁人不遇合于君。傷于小人而作也。詩曰。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故詩人多以汎舟爲適意。嘗彼有汎舟者。我亦汎然于中流。與衆同樂。然中心耿耿。雖欲寐而不能。非我無酒以遂遨遊。蓋此心不樂。意不在遊也。茹之爲言受也。鑒之爲物。妍媸畢受。我心匪鑒。言人有善惡。不能納之胸中。時吐其不平。愬之同僚。乃遭其怒。兄弟之不可遽依若此。雖然。此心堅守。不可轉移。威儀有常。不可選擇。雖欲自媚于小人。不可得也。羣小旣盛。不免見慍。旣遭閔憂。亦肆陵侮。靜而思之。拊心自傷而已。日陽也。月陰也。陽當常盛。陰當常微。胡乃迭爲盛衰耶。言小人之多也。終而引咎曰。如匪澣衣。言蒙垢以自

汗也。不能奮飛。言去之不果也。不歸咎于小人而歸咎于己。此其所以爲仁人也。〔案〕柏舟後當次綠衣。今缺。

燕燕。衛莊姜作也。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惟燕爲然。兩燕子飛。羽翼差池。或頤或頤。下上其音。未嘗相離也。今一旦而別。安得不愴然耶。此莊姜喻戴嬀與己也。雖然。覩物興懷。人情然也。相勉以正。非賢者不能也。終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美其德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以塞淵之質。加以溫惠淑謹。其無怨尤可知矣。且不獨勉人。又將勉己。念及先君。施于未亡人。則彼此無過矣。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日月。亦衛莊姜作也。之人。指州吁也。說者以爲莊公審如是。不足以爲莊姜矣。言日月照臨下土。乃如此人者。不以古人之義處我。日月豈不監照乎。何時亂定。定則必能顧我矣。且不惟待我若是。其人無良德音。豈能長有此也。何時亂定。吾亦可以釋然忘念矣。已而自歎曰。父母畜我不卒。吾何怨焉。辭雖怨而意實婉。憂不在己而在國。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終風。衛莊姜念州吁作也。不肖之子。不常見母。雖間一見。意不款曲。然母之念子。雖不肖。而心猶不忘。終日暴風。爲孝子者。宜有定省之意。乃顧我而笑。兼之以譴浪。蓋癡騷之人。卒遇變異。未必恐懼。反爲戲笑者多矣。中心痛悼。爲之奈何。已而暴風不已。加以雨土。始雖顧笑。今復肯來。然既去之後。音問不通。悠悠我思。言念之甚久矣。不惟風霾而已。日無光而陰曠四塞。且隱然其雷。其變異亦可畏。思念不忘。爲之不寐。然母之于子。無怒心也。願言則嚏。心本感通。願言則懷。愛心常存。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擊鼓、軍士訣其室家而作也。平陳與宋，本非急務，何至于踊躍？又使其子弟爲將耶？國有土功，加之以師旅，雖未行而知其必敗矣。于嗟闊兮，不我活兮，自憐其契闊而無理可活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于是國人有叛心而不敢明言之也。〔案〕于嗟洵兮二句，毛以洵訓遠，信訓極，鄭如字，相親信也。蘇轍以爲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呂祖謙嚴

聚皆以爲遠去而不得伸其志。黃震日抄云：諸說多未明，不如岷隱此說爲長。

凱風，七子作也。凱風長養萬物，吹棘心而至于成薪，不以惡木而廢長養之功，雖倍費吹噓不憚也。此七子自訟之辭，且懷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勞之恩，又有聖善之德，生子至于七人，獨無一人可當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冽，能以養人，爲子不能逸其母，黃鳥好音，能以悅人，爲子不能娛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鳥之不若，可謂痛自剋責矣。

雄雉，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而作也。感雄雉之飛鳴，而動君子之思，日月之長，道路之遠，未有歸期，于我心真有不能忘者。雖然，人患不生存爾，生存則必有相見之理。夫人有忤害貪求之心，買禍實多，在軍旅尤甚，使爲君子者，能自貴重，去忤與求，雖兵間而無害，不但使之強食自愛而已。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匏有苦葉，國人作也。引禮義而歸于正，刺其君夫人之不然也。前二章言犯禮者有欲速之心，後二章言守禮者有待時之意。渡水者宜用匏，匏未成而濟方深，若未可濟也，爲之說曰：深則厲，淺則揭，速于求渡。

固不暇問也。濟盈方深。既不可渡。適有鳴雉。若不相關。乃爲之說曰。濟盈不濡軌。不病涉也。雉鳴求其牡。情有感也。是何其欲速若是也。納采成昏。厥有定時。不待其時。急于求濟。非禮也。招舟而來。人涉我否。庶幾守禮待時焉爾。

谷風。國人棄其舊室。大歸而作也。首章述昏姻之好。同心無怒。偕老之情。言猶在耳。其初昏之時如此也。二章述見棄而歸。猶不忽速。自悼其苦。而怨及新昏也。三章述新昏之人。見謂不潔。清其夫莫之能察。既而念及家事。欲留以遺後人。而自知其不能也。四章述昔日之勤勞。汎舟涉河。無不爲者。相其家之有無。而勤于求。視其鄰之死喪。而亟于救。其勞亦甚矣。五章述其夫忘室家之勤。以德爲怨。疑阻既生。如賈弗售。何今昔之不同也。六章述其夫始貧今富。忘糟糠而棄貧賤。習以強暴加之。恬不爲怪。今誠無可言者。獨不念昔來之時乎。意雖怨而辭猶婉。非枚數其夫之過者比也。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狄人逐黎侯而奪之地。當魯宣公之時。晉人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則黎之國亡無所歸久矣。黎之臣子自相與言曰。微弱如此。胡不歸乎。非以吾君之故。胡爲乎辱在泥塗。暴露中野。此臣子戀君之辭。聖人有取焉。泥中。中露。非衛邑也。

施丘。黎之臣子作也。列女傳以黎侯夫人爲衛君之姊。黎侯所以寓于衛者。親戚故也。施丘之葛。況其親也。何誕之節。間何闊也。始焉猶望其我察。中焉知其不我與。末焉怨其不我聞。意雖怨而辭不怒。此聖人

所以有取也。〔案〕施丘後當次簡兮。今缺。

泉水衛女作也。言泉水亦流而向衛。我獨不得歸衛乎。試卽諸姬而謀之。出宿于泂。飲餞于禰。言初去衛時事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言今將歸衛之意也。始也初嫁。遠父母兄弟諸姑伯姊。已適他國。但往問訊而已。今若歸衛。脂韋其車。疾歸于衛。亦甚無瑕疵。其所謀若此也。終之曰有害。則迫于義而不敢歸矣。于是思肥泉之水與須漕之邑。心悠悠而永歎。聊出遊以一望。庶憂心之可寫也。

北門衛之賢者作也。貧固難忍也。有室家之累者。不堪其迫。尤不易也。室人交徧謫我。幾無所容矣。怡然以天自釋。非賢者不及此。出自北門。謂行役也。王事適我。猶未畢事。政事一埤益我。猶今言就委某事也。事繁而祿薄。外勞而內怨。忘其身之貧。不恤其家之怨。釋憂而委命。非不得志也。

北風衛人作也。北風雨雪。吾國不可居矣。有惠而好我者。相率同行而歸之。使其事之虛存亡未可知。固不可以徐行。事既急矣。安得而不去乎。事固有見微而知著者。譬彼雨雪。先集維霰。今也既風而雪。其暴虐彰彰若此。況治亂之迹。顯然易見。如狐之赤。烏之黑。不可誣也。

靜女一詩。言古者人君待賢女之事。詩人述之以風也。靜一之女。求而未得。待命于幽閒之地。其君愛之而不得見。及其既見也。貽其君以彤管。以禮法相規。不欲其君之有過也。彤管煒然。使人悅懌其美。非謂良色也。莢之爲物。柔脆可愛。故易以生。莢爲士妻。詩人有手如柔莢之喻。牧地不植。而有人歸莢。信美且

異矣。喻城隅之女乃有靜一之德。以彤管爲貽。豈不美而異乎。又申言之曰。匪以女而愛其物。蓋是物也。美人之貽。故愛之云爾。

新臺。國人作也。有泚有洒。言新臺之有愧色也。籛篠之疾不能俯。言宣公作臺以要伋妻。其未至也。仰而望之。不鮮者。言其望之甚多。不殄者。言其望之不絕也。戚施之疾不能仰。言伋妻既得。則俯首下心而不復望矣。

二子乘舟。伋妻既死。國人追傷而作也。壽竊伋旌而先往。則二子未嘗同舟也。言二子相繼汎汎而去。莫知所終。使人思念。養養猶言怏怏也。思其人而不言其死。隱之至也。責其子而不咎其君。厚之至也。

讀鄘風

柏舟。共姜作也。柏舟在河。汎然無依。猶婦人失夫。無所倚也。其夫雖亡。髣髴彼兩髦。猶在目也。實維我匹。誓死無二。母也天只。如曰指天爲誓。則怨其母矣。非也。母猶天也。豈不知人心而信之乎。臣以君爲天。婦以夫爲天。皆此意也。

牆有茨。國人作也。當時必有以中冓之事形于詠言。如後世俚語歌行者。故詩人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怒其上而猶有掩覆之意。故聖人取焉。

君子偕老。國之賢人作也。如山如河。非謂宣姜舉動之貌也。使宣姜舉動如山河。則不至于亂矣。言容止